

誰說醫生這門行業是枯燥無味的？在醫院與病人和濃厚的消毒藥水為伍之後，許許多多的醫生，仍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嗜好；他們登山、攝影、打球，各有自己的門道；很多的醫生已將他們自己的嗜好融入生活的一部份，並且與自己的行醫，相輔相成，互相調劑……

音樂這東西，許多人都喜歡。事實上自愛迪生發明留聲機以來，本來是屬於古代貴族王室才有權享受的音樂，經由這部機器得以忠實記錄下來，讓世上的人類官感上的享受，在攝影之外，又多加了一項。而兩次的世界大戰刺激下，許多新的科技應運而生；這其中不少應用到當時留聲機的改良；大戰後的今日，音響工業更可說是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只要人們願意，他們隨時可以把巴巴哈、海頓和馬勒完整的再現，甚至可以得到極近似現場音樂聽般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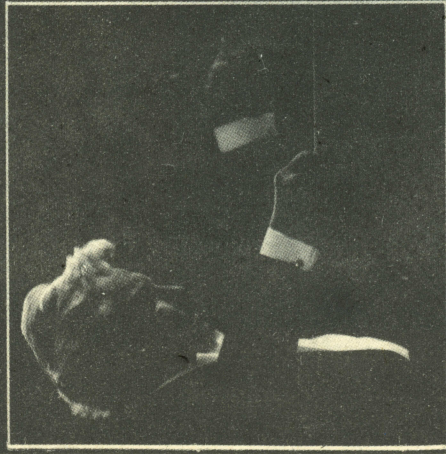
行醫、音樂與音響，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三件事，後二者經由現代尖端的科技將之完美的合併；而蔡克信醫師更進一步把行醫融入其間，使得三者能頂足而立，却又有良好的平衡；為此，本刊特地走訪蔡醫師，聽聽他的現身說法。

一進入蔡醫師的聽音室，首先給記者的感覺是相當的靜，的確是聆賞音樂的好環境。眾人互相寒暄一番，便打開了話匣子：

記者先問到蔡醫師：「是怎麼接觸到音響的？」

蔡醫師：「大部分聽音響的，喜歡音響的人，對音樂多少都有一份親和力，也就是比較喜歡音樂的。為了讓聽的音樂能夠更好，也就是說更真實、更善、更美，甚至能達到現場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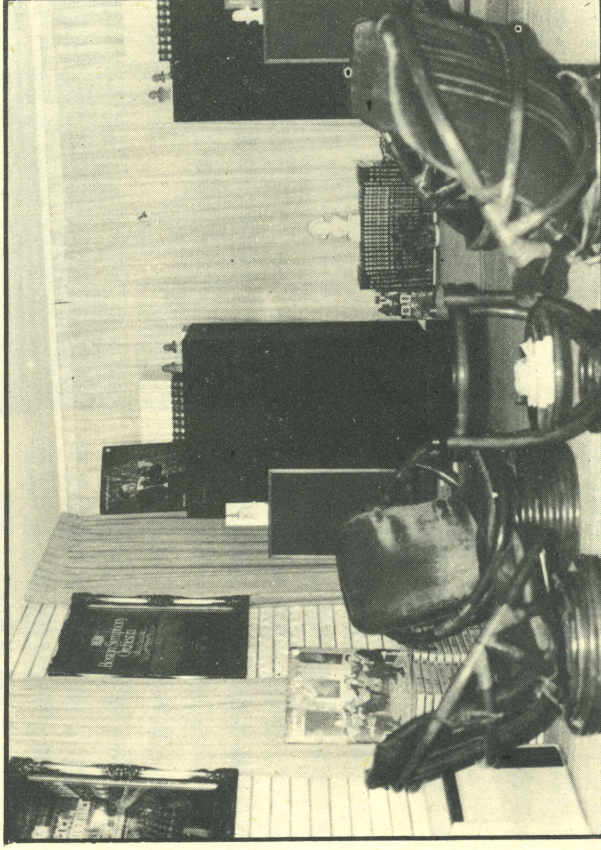
行醫 · 音樂 · 與音響



採訪：侯嘉殷

聽般的效果，那是最好。事實上要達到完全如現場一般，是比較不可能的事，因此怎麼才能更『逼近』現場，就成為大家所追求的目標。在這當中，慢慢聽，慢慢訓練耳朵，機器自然慢慢的換。我自己是在當R₁的時候開始接觸，並喜歡上音樂。那時候用的機器並不算好，以後也是漸漸訓練耳朵，逐步汰舊換新，才與音響結緣的。不過我本人一直反對用貴的東西。

唱片，很少能夠從頭到尾一次聽完的。他們購買器材的理由，往往是——『它所響出的三角鈴聲最像三角鈴。』或是『它所打出的定音鼓最像定音鼓。』我常常說這是笑話，你要像，倒不如去買一面大鼓來敲最真實不過，又可以不去花那麼多錢。看他們為了一些機器而睡不着覺，倒是很像我們在看病人『發燒』一樣，叫他們是『發燒友』，倒真一點不假。」（笑聲）



寧靜舒適的聆聽環境是一天忙碌後的最佳去處。

許多有錢人家中『擺設』著一些所謂極品（State of the art）的器材，而事實上響出來的聲音，根本不能聽。我不是說這些機器不好，它們一定是好的，只是這些所謂的『音響玩家』，並未認真去處理讓它發出好的聲音來；這點是我一向反對的。對於高級的器材，一定要先慢慢聽，慢慢訓練耳力，比較後才決定取捨，千萬不可試圖一蹴而就。有許多人家中添置極貴的音響，他的唱片卻沒有幾張；還有一些所謂『音響派』的人他們的

記者：「蔡醫師目前聽的音樂，有沒有說比較偏向那方面的？我的意思是您比較上是喜歡編制大的管絃樂、交響樂，或者是偏好室內樂、歌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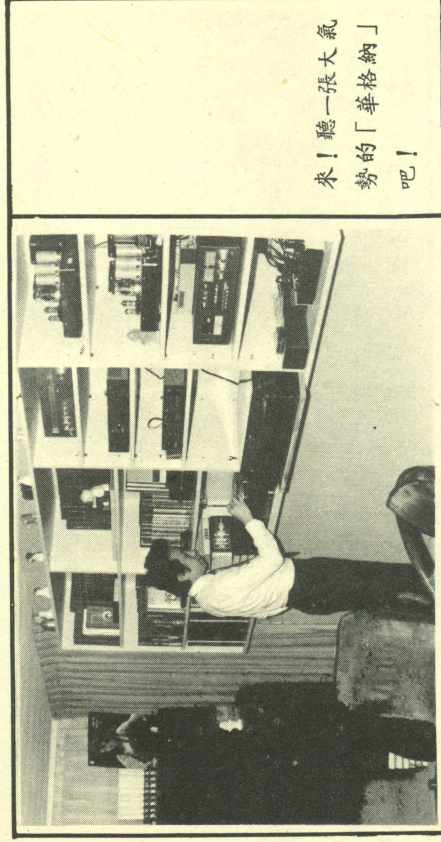
蔡醫師：「我個人倒是聽的範圍相當廣，管絃樂、聲樂都聽，甚至近代的、前衛的音樂也聽，JAZZ也有涉獵；一方面是聆賞，一方面是比較新舊錄音歷史的演變，倒也沒有說特別偏愛巴洛克音樂或者是其他。」

記者：「蔡醫師目前採用的，一組是HARTLEY的巨型揚聲器，一組是SPENDOR的BCⅢ。一組是大的，一組是小的；而且分別是美国和英國名廠所出品，它們的鑑賞方面的感受，自有不同的意義囉？」

蔡醫師：「是的；一般來講，在很大編制的ORCHESTRATION作品，要把它表達出來，一般還是非大型揚聲器莫屬；但是有許多小型喇叭，它們音色之精緻，音質之純，甚至在大喇叭之上。我平常大規模的就用HARTLEY，至於室內樂CHAMBER方面，則用SPENDOR來再現。HARTLEY這對揚聲器大致上自極低的音域至極高的音域再現，可說相當平順，動態範圍也大，低的伸延，可以DOWN TO THE BOTTOM，低到地心，高端HIGH END的再生也相當平滑而SMOOTH；至於SPENDOR，許多來我這裏聽過的音樂家們，他們都相當偏好這對小喇叭，認為它對音樂的處理及再現，更真、更精緻。」

記者：「就一般社會大眾的觀念中，醫生似乎有不少人是喜歡音樂的，這兩者，我是指醫生與音樂，是真的有意義上的相關？」

蔡醫師：「嗯……，這兩者是否真的具有意義上的相關，我沒作過統計，倒是無法遽下斷語。事實上一般社會大眾喜歡音樂的一定佔大多數。去聽音樂會的人中，醫生的比例，未必就佔多數。只是說目前聽音樂、涉獵音響而較有名氣的人當中，醫生似乎比例較多，為什麼會這樣，倒也很難講；會不會是說醫生在醫院一天忙碌而緊張的生活之後，回到家來聽音樂以鬆弛緊張的情緒，變成一種很重要的事情？不過就我所知，我們醫院



來！聽一張大氣勢的「華格納」吧！

中有在聽的，還是沒有不聽音響的人數多；這兩者間的關係，倒是很難講的。」

記者：「會不會因為醫生比起其他行業來說，它的緊張度，也就是所謂的 TENSION 比較大一點？」

蔡醫師：「唔……我想，醫生的 TENSION 是比其他一般的行業稍大。一般人回到家中，可以說一天的事都忙完了，可以完全休息；醫生則不然，回到家中，醫院來的電話，病人家屬來的電話，仍就不斷；有時還須再趕回醫院處理。像有的醫生回家後晚上還開業看病，甚至連聽音樂 R E L A X 一下的時間都沒有。因此，我認為從音樂而得到的身心調劑，對於一個醫師而言，應當是更足珍貴的。」

記者：「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想請教蔡醫師；就是說作為一個內科醫師，聽診是對於診斷上相當重要的一環。而聽音響對耳朵而言不啻也是一種訓練，會不會對平日的診斷，比如心音聽診，聽音響對此有所助益呢？」

蔡醫師：「聽力當然是須要訓練的。但是如果你聽音響很用心聽，聽心音時馬馬虎虎，一樣沒有辦法下診斷的。當然，經過訓練的耳朵的確可

所聽到的，應該差不多。比如 ENT 在測一般人聽力測驗的時候，多在一萬一，一萬二千赫為上限，再上去一般人再也聽不見了，但是在長期訓練的音響家，甚至一萬五，一萬六 Hz，乃至於更高的地方仍然測得出來。但是心音的頻率，沒有那麼寬，應當會有明顯的差別才是。因此說聽音響比不聽音響的人能否聽到更多，我認為二者並無直接關係。」

記者：「那麼蔡醫師會不會認為聽音樂或音響，對於你的行醫有沒有很大的幫助？」

蔡醫師：「喔！我倒沒有這樣的感覺。（笑聲），我聽音響純粹是一種嗜好；並不是為了讓心音聽得更清楚，更會聽，才特地去買音響來做特別訓練的！（笑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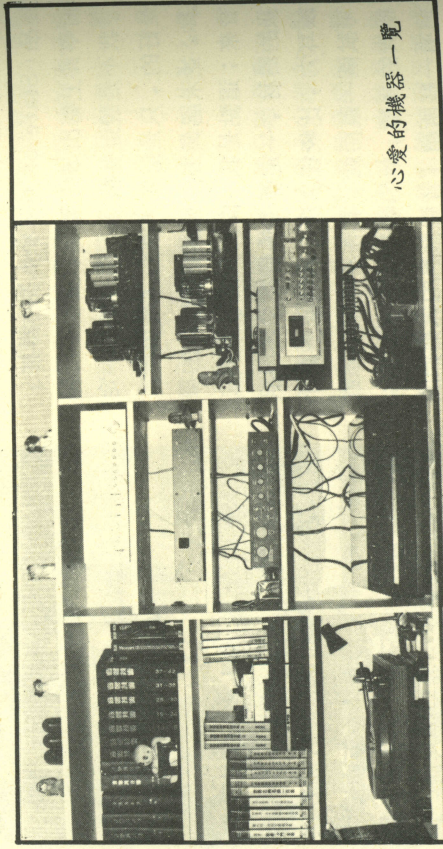
記者：「蔡醫師有沒有說是，嗯，每天固定的時間聆賞音樂？」

蔡醫師：「那倒沒有，不過只要沒有事情，只要有空，我每天差不多都會聽上一段時間。因為機器不能不用，不用反而會壞。像我的前級擴大機，便不會關機過，一直開著通電，讓它保持最好的工作狀態。我的後級也是每天回家後，都有開機讓機器預熱一下。過去是認為真空管的機器須要預熱，聲音才會好，才會出來。現

以聽到許多平常無法聽到的情報，事實上，就算你沒有經過音響的訓練，只要你聽診用心，仍然可以有正確的診斷……」

記者：「我的意思是說兩位醫生一位經過音響的聽力訓練，一位沒有；假如在同樣條件狀況下，那位聽力經過訓練的醫生，會不會聽到更多？」

蔡醫師：「當然，假設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相同的環境，相同的聽診器，而且不考慮每個人耳朵不同的變數，在這樣的情況下，久經音響訓練的醫師，對於聽診，或許，在理論上有較為敏銳的反應也說不定。問題是我們一般所聽的心音，它的音域，在人人耳可聽的範圍內而言，並不是頂寬，而只佔一小部份而已，因此大家



心愛的機器一覽

在的觀念則認為電晶體的東西也一樣要預先通電一段時間才播放音樂，效果才會好。」

記者：「時常在外國專業音響雜誌看到一個唱盤加裝兩支甚至兩支以上的唱臂。有的人則買兩台唱盤；這兩者之間的優劣何在？」

蔡醫師：「我想裝兩支唱臂無非是可裝兩種不同的唱頭可同時切換比較音色而已。如果對自己轉盤有信心，裝兩支唱臂倒也無可厚非，有時比買兩台唱盤，還要省錢，不過一般常用的仍然是靠右側的那一支唱臂。至於唱盤本身，現在似乎是以直接驅動式的居多，像我現在所用的 TECHNICS SP-10 可說是其中的佼佼者；不過不要認為直接驅動就一定比傳統的皮帶驅動或者惰動驅動式的要好。像日本的音響雜誌常常推薦的搭配，我們這裏有不少人照著去施行，響出來的聲音，常讓人覺得也不怎麼樣，怎麼會讓那些評論家們寫得那麼好？當然或許空間、聆聽的環境不同，加上日式房屋有不少是木造的，共鳴也不一樣。另外日本有不少的聽音室 LISTENING ROOM 是經過專業人才設計的，可能差異在此也說不定，不過至少按照他們推薦的搭配去做而成功的，臺灣我倒很少聽到。」

記者：「蔡醫師對於古典音樂的諸位作曲家，有沒有特別偏好那一位的作品？」

蔡醫師：「喔！關於這一點，我是要求自己聆賞的角度能夠盡量開闊，不要侷限於一個狹的範圍。許多近代作曲家的作品，也有不少讓我相當感動的。大致來講，我個人並沒有特別偏好那一個人的作品，可以說聽的相當平均，能欣賞的就儘量欣賞。聽音樂，甚至聽音響，都可說是一種心

智的成長，器材開始或可以不必買太貴的，但是各種音樂則無妨多作接觸；等到成長到一定程度，包括 economical 以及 musical (笑聲)，再考慮換器材也不遲。畢竟，音響只是手段，而音樂才是目的啊！」



數以千計的唱片，是我最豐富的
精神食糧

記者並且和蔡醫師交換了許多關於行醫、音樂和音響方面的心得。蔡醫師並且在記者的要求下，放了幾張唱片讓我們得以一飽耳福。其中記者印象相當深刻的是一張理查·史特勞斯著名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 這張由名指揮家梅塔指揮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演奏的名唱片，雖然是十年前的錄音，但是尼采筆下的這位超人查拉圖斯特拉，經由李查·史特勞斯這位天才令人驚異的複雜管絃樂編制，又再度呈現在我們面前。梅塔的指揮和筆者手邊收藏的兩種版本(分別是由卡拉揚和貝姆分別指揮柏林愛樂交響樂團)，有著明顯的不同，速度方面，是比卡拉揚要慢，但卻不拖泥帶水；令人驚異的是，十年前的梅塔，正是三十多歲，意氣正發的小伙子，而他對於此曲控制的收放自如，正如七十而隨心所欲的卡拉揚那般得心應手。洛杉磯愛樂在他的指揮下，全團齊心協力，使得這

音色色彩充沛的交響詩，無論是平衡、各部門的再現，都有完美的表現，但是卻沒有過而不及的現象；這與柏林愛樂凌厲無匹的音響，正好互相輝映，相異其趣。特別是歌頭大家都熟悉的「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電影主題中的一段，管風琴彈奏出可怖的，相當于二、三十赫的低音，經由 HARTLEY 二十四吋低音喇叭的再現，給人的感覺是整面的音海，撲面壓下。這種極低、極沉卻又有適度彈性，並且不是一般轟隆一陣讓人受不了的低音，的確是記者多年來難得聞的超低音。

再放了一張由著名女中高音封·史達德演唱的羅西尼及莫札特的歌劇選曲，效果也是非常好；無論樂隊的配樂、人聲的再現，各種樂器的配置、空間感，都有極出色的再現。全體音域的平衡也非常好，從最弱的 PP 到最强的 fff，皆可毫不吃力的表現出來，動態範圍的寬廣，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史達德氏微啟朱唇，輕婉的唱出莫札特歌劇「狄都王的仁慈」中著名的詠歎調，絲絲入扣，精采非凡，讓人覺得她之所以如此受廣大樂迷的愛戴，並非偶然……

聆賞正在渾然忘我之際，記者忽然驚覺時候已將屆午夜，抱著滿懷的歉意與滿足，記者匆匆的告辭；在回家的歸途中，嘴上哼著羅西尼「塞爾維亞理髮師」中的詠歎調，一方面又不禁黯然現今的醫師，貪圖名利的居多，甚至唸醫學院的醫學生，也有不少，是以前以分數居上，他日以金錢至高為自己終身抱負的；人生的樂曲，難道真的如此單調而可悲嗎？能像蔡醫師一般把行醫、音樂與音響三部曲彈奏得如此有聲有色者，卻又有幾何？